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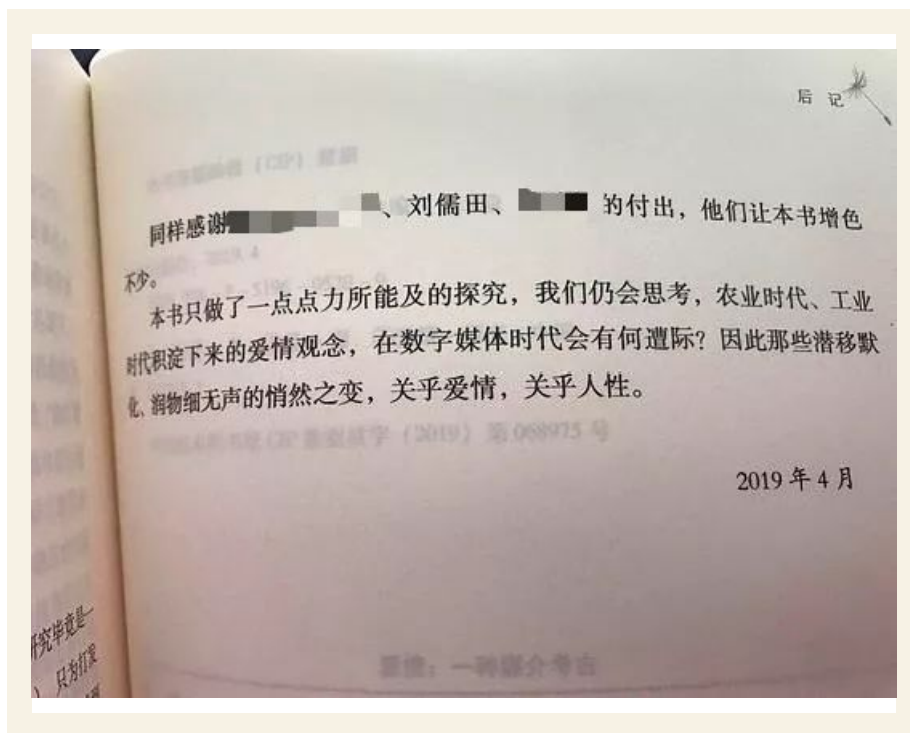
投稿 | 被删除的出版记忆

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9-05-27

作者：刘儒田



“捍卫出版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出版”



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可能不明所以，这是出版于2019年5月的一本有关爱情的书，2018年的4月时有幸受邀编写其中的一章，主题是有关同志的爱情思考。

当时我觉得内心极受鼓舞，因为编者对于同志爱情的关注和热情使得我下定决心，要把我的观察和见闻写下来，作为一个研究生，在用一种尝试性的、文学化和学术性结合的方式去写作，简单说是去完成“讲出来，告诉大家”。

我负责书中的第13章，内容是依据自2018年3月始加入W市的一家同志公益组织的个人经验，在那里参与将近1年的志愿活动，接触到了多元性身份的成员，和他们组织活动、参与分享、召开会议。无论是同志还是双性恋、跨性别和酷儿，我觉得这是对我既往狭隘又封闭的生活的一次照亮。

2018年4月参加论坛，编者看到了我的论文初稿，觉得蛮有趣想要编入书中，“有想法，好好写。”简单的六个字，是的，我那天很兴奋，迫不及待的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认识的好朋友“它可以出版，它可以被看见！”

后来，出版社向编者发来了样书目录。我在手机屏幕上小心翼翼的将我所写的章节标红，转发给那些好友：“看，它就快要出生了。”我相信，这种如同孕育新生的体验是无可替代的，是会被铭记一生的。

伍尔芙曾经倡议：“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，一笔属于自己的薪金，才能真正拥有创作自由。”差异性的写作

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必要的，因为富于政治性。我开始浮想联翩，因为我难以抑制这种激动，这种获得书写和出版权利的激动。

我在写，在修改，我想，这本书的出版将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战，我的文字就是我的阵地堡垒，因为我可以自信的告诉那些陌生人：“来吧，看看这个多彩的世界，看看彩虹的颜色究竟美不美。”

直至这本书在今年4月一天，编者在作者群内发了一条消息，简短有力的宣布我的雄心死亡：“同志章节被临时拿下。”交付印刷之前，被拿下。

我发了朋友圈，又包装着什么福柯、德里达的话粉饰了一番自己的痛心，后来也删除了，看着也厌恶。

当时想笑，但是只想嘲笑自己。我后来又哭了，可能无法理解，一个不能出版的内容为什么要去掉眼泪，为什么要自己肯定它已经死了，为什么？

我开始不敢面对那些曾经被我信誓旦旦通知过的人，他们会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件微不足道的，全世界最小的死亡事件。又会如何归责？需要如何解释？

“人要活得糊涂一点才会幸福。”被安慰着，一字一句都被堵在了耳外。

2019年5月13日，书籍出版印刷上市，一步步都走的很流畅，爱情在字里行间还是那样的生动活泼，趣味盎然。编者也特别拍了照片，发到了群里，我瞥了一眼，还没有完全消失，最起码在致谢里我得到了一些证明，我的姓名就是我的个体记忆，它独一无二，掩藏心底。

到现在，我还是很感谢编者给我机会，谢谢您。还有和我一起为此书写的伙伴，但是在这里也很抱歉，将大家不分青红的悬挂而出。我不想打马赛克，因为照片可能是最后的事实。

互联网的记忆会是永恒的吗？或者说，这次我还被删除吗？

我想，这个问题应该留着空白，留给无数双眼睛，无数颗热诚的心，被删除的记忆还会回来的，我相信。

最后，应该鼓起勇气：

“当我绝望时，会想起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。历史上有许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，但是终究还会失败，总是如此。”

刘儒田

2019年5月14日



联系我们 邮箱: whunow@163.com
小秘书微信账号: whunow

关注我们 微博: @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
QQ 表白墙账号: 3026787712

—— 艾滋快检服务可联系QQ表白墙 ——

